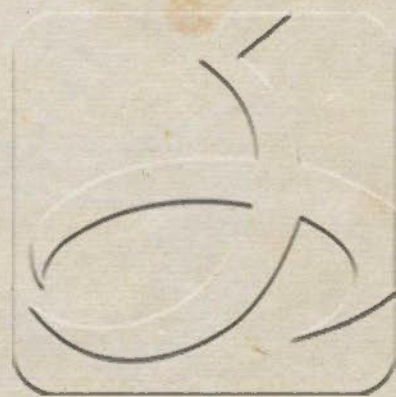


校正元親
征錄一卷

581209



光緒廿三年三
月蓮池書局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雜史類存目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不著撰人名氏首載元太祖初起及太宗時事自金章

宗泰和三年壬戌始紀甲午迄於辛丑凡四十年史載

元世祖中統四年參知政事修國史王鶚請延訪太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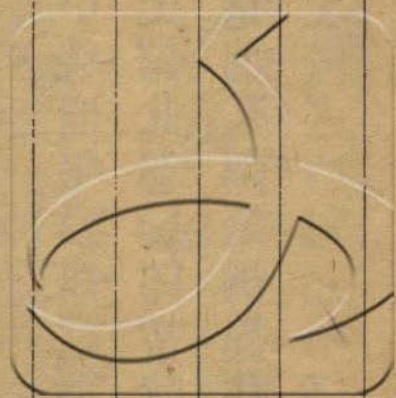
事蹟付史館此卷疑卽當時人所撰上者其書序述無

法詞頗蹇拙又譯語譌異往往失真遂有不可盡解者

然以元史較之所紀元初諸事實大概本此書也史言

太祖滅國四十而其名不具是書亦不能悉載知太祖

時事世祖時已不能詳非盡宋濂王禕之挂漏矣



錢辛楣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條

皇元聖武親征錄一卷紀太祖太宗事不著撰人姓名其書載



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祖

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人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皇之稱然

紀太宗事而加太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不順者矣

所紀多開國時事而於平金取夏頗略元史察罕傳仁宗命譯

脫必赤顏名曰聖武開元記其書今不傳未識與此錄有異同

否雖不如祕史之完善而元初事迹亦可藉以攷證其譯語之

異者如王孤部卽汪古也博羅渾那顏卽博爾忽也闖拜卽沈

白也暗都刺蠻卽奧魯合刺合蠻也兀相撒兀卽吾圖撒合里

耶律楚材賜名也秋濤按今殿本考證改博羅渾爲

張石州先生題識

假大興翁氏家鈔本重錄壬寅六月初六日校畢記

何子貞太史手柬

庚戌春月

尊校元親征記奉回頃於石州所刻山谷字冊中檢得圖二紙并奉去一有用一無用也藉問願船仁弟著祉基叩

校正元親征錄序

何君願船余畏友也相晤於符離軍營出元聖武親征錄見示蓋其所手鈔而校之者丹黃爛然俾斷爛古籍復彰於世其爲功於昔人甚厚宋景濂元史舛誤最甚校正此錄足證其得失其爲功於正史尤不細蓋嘗論之史學以遼金元爲一家自明代三百年無能知者國朝以來錢詹事程廷尉獨擅其勝專門名家子所及見則有若徐星伯龔定菴沈子敦張石州諸君子今願船紹絕緒而振興之他人讀一字一句舌橋不下而願船歷歷言之如燭照數計且曰茲事猶測秣步算然貴在精思其始如邢劭之思誤書亦是一適久之則如文王嗜昌歆屈到嗜芟覺卷帙之中有味外味吾不能以語他人他人亦不能我

同也於戲其苦心孤詣於今世豈易覲哉抑吾又聞之前事不
忘後事之師 國朝拓西北地二萬餘里皆元代故壤明時未
入版圖者然則元之遺事所宜詳攷願船留意於此亦其講求
經濟之一端豈僅孳精史學已哉癸丑四月二十七日旌德呂
賢基序於宿州行館

校正元聖武親征錄序

元聖武親征錄予始見於徐星伯太守處相傳爲錢竹汀宮詹
藏本輾轉鈔得者繼又借得翁正三侍郎家藏本子乃鈔存徐
本而以翁本校之點勘一過其書久無讀者收藏家付之鈔胥
聽其譌謬如行荆棘中時時牽衣絀肘又如捫薜讀斷碑上下
文義相綴屬者可一二數以屬友人觀之不終簡輒棄去不顧
願船獨爲其難取而詳校之嘗自言一字一句有疑十日思之
不置每隔旬餘輒以校本見示如箋證數十條越數旬又如之
其始就原本題記行閒眉上字如蠅頭蓋十得其五六繼復黏
綴稿草鉛黃錯雜迺十得其七八近則補正益多手自彥謄一
再讀之令人開豁較之原本廓清之功比於武事矣昔太史公

纂述藏之名山極鄭重也而所望於後世者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之人蓋天下文人多學人少不得學人則著述之事幾乎息矣如願船之所爲豈非史公之所願見而不可得者哉固非徒是書資其攷證也平定張穆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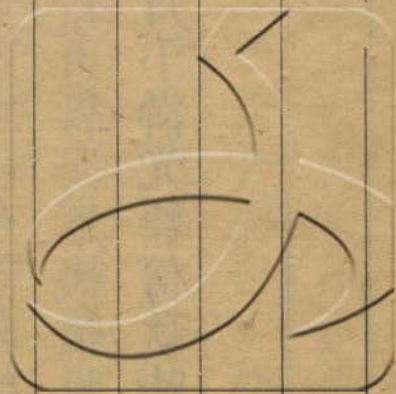
自漢以來二千餘年一統之天下惟元最大然讀史至元代輒令人廢書而歎則以記載之艸略敘述之譌舛惟元史最甚就元史之中又以記太祖開國事爲尤甚嘗訝金華義烏諸公以文雄執史筆何決裂疎脫若此求其故而不得也歲丁未張丈石州見示鈔本聖武親征錄一帙謂予曰此書傳自竹汀覃谿諸先正輾轉鈔藏而未遑讐校余讀一過知其中謬誤甚多幾不可句讀予能是正之否余受而讀之淮別虛虎之文塞於目侏離蔓衍之詞窒於口取元史紀傳表志及諸子史文集互證之則方隅之傾倒名氏之踳午年月日之參錯觸處皆是屢校而屢置之旋復取讀如剔碣薛如磨劍鏽久之而稍得其端倪

又久之而洞見其癥結蓋此錄作於祕史之後而流傳在祕史之前舛悟之故厥有數端一則繙譯之初先誤本蒙古之語而用畏兀之文更程邈之隸音殊於緩言急言字眩於二合三合如折里麥卽元史之朮魯台董哀卽祕史之董恰猶云二書各譯兩不相謀至於一按彈也或稱按壇或稱按攤一者別也或稱遮別或稱哲別幹亦刺之卽猥刺蔑里乞之卽滅力乞亦年可汗之卽亦難赤可汗一簡之中前後歧互以有定之音譯無定之字遂使有徵之事溷于無徵之文旣已作法於涼安怪傳言失指其難讀一也一則傳寫之際易譌徑術榛蕪奪誤麻起聶坤變爲捏羣以音近也捏羣旋變爲捏辟則字譌矣太子變爲太石以音轉也太石俄變爲太后則義失矣等橐皋柘皋之

屢易疑后輔右輔之難分甚至拔都悉譌拔相孛徒復改字徒歧又生歧變本加厲其難讀二也一則年月之抵牾多端至元中統以前未有年號脫必赤顏之帙但紀鼠牛積雪驚沙創業本無記注瓊廬毳幕橐筆寧有史官迨客魯漣河之繕書正幹歌歹汗之御宇錄名取聖武之謚編成必至元以來或差本紀數年或與列傳殊異加之人名錯雜重譯未通官號改更巧秣不筭遂使本一事而前後復出同一言而彼此乖違其難讀三也一則輿地之荒渺過甚幹難土刺之川水經詎載苔蘭忽真之隘地志未聞攷和林則據圭齋一言詢魚濼則撫德輝片牘以嶺北興王之地漠南駐蹕之庭尙無可徵矧於異域而乃討吐麻則北窮冰海征筭端則西極申河鼈思沃壤莫傳撒罕之

書蟾河遠行孰訪尋恩之境且也拙赤元子封域難稽阿母行
省疆眈中絕篤實訪河源而止及火敦思本繪寰宇而尙遺欽
察雖今開西域地已隸於版圖而夷考前徽事靡傳於父老較
之漢討郅支唐征大食更爲汗漫孰辨淆譌其難讀四也兼此
四難爰滋眾惑宋王諸公別白未能汗青太迫於祕史則熟視
無覩於茲帙則依樣壺盧累牘連篇沿譌襲謬貽誤後學職此
之由吾故曰以此錄視祕史猶書家之臨摹也以此錄視元史
猶畫家之粉本也至景濂子充擴此錄以作本紀擅其名則如
鈔胥之侈膽而覈其實則是謬種之流傳也然則校覈此編足
以考訂羣籍不揣固陋竭力孳尋因爲箋注姓名移置甲乙疏
論異同排比先後雖不敢謂毫髮無憾而較之舊本則面目迥
殊引證則寧詳無略辨析則存是去非彼此互參事理胥得寒
暑屢易繕錄乃成夫以明初修史耳目較近尙未能詳審考正
今之視昔年逾五百校訂之難不啻倍蓰加以學淺識陋無所
取材非敢自居是正聊以存諸篋衍從此質彼通人誨我不逮
其於元初掌故藉可管闕庶幾憤悱啟發之誼云爾

道光己酉夏六月下澣光澤何秋濤自序



校正元親征錄

光澤何秋濤願船

皇元聖武親征錄

烈祖神元皇帝諱也速該

秋濤按亦作也速該可汗亦作葉速該按都元祕史作也速該把阿禿

把阿禿

初征塔塔兒部獲其部長帖木真斡怯忽魯不花輩

秋濤按帖元史作鐵又按祕史云與塔塔兒厮殺時也速該把阿禿說將他帖木真兀格斡理不花等據來太祖生時因據將

帖木真兀格來時生故就名帖木真斡當作斡與兀音近斡理不

格為一人名即此帖木真斡怯也斡當作斡與兀音近斡理不

花為一人即此忽魯不花也然此錄下文云獲帖木真未詳孰是

軍跌里温盤陀山秋濤按祕史作迭時我太祖聖武皇帝生右

手握凝血長而神異以獲帖木真故命為上名初族人泰赤烏

部長別林秋濤按泰赤烏祕史作泰赤兀惕蒙古語稱舊無

怨於我後因其主阿丹可汗二子塔兒不台秋濤按祕史作塔兒惚台忍鄰

拔都秋濤按祕史作乞礪禿黑有憾遂絕烈祖早世時上冲幼部眾多歸泰

赤烏上聞近侍脫端火兒真秋濤按祕史有脫朵延吉兒帖疑即此也亦將叛自泣

留之脫端曰今清潭已涸堅石已碎留復何為遂去上母月倫

太后秋濤按太后為幹勒忽訥氏元史太祖紀稱宣懿太后月倫者名也祕史作訶額倫攻烈祖沒後賴太后賢能太祖

兄弟得以成立乃元史不為立傳亦疎略也麾旗將兵躬自追叛者大半還部將察

刺海秋濤按祕史作察喇哈中鎗創甚上親視勞慰察刺海曰自先君登

遐原作自居登避四字未詳秋濤按當作自先君登遐蓋君譌為居遐譌為避皆為形似先字又因傳寫脫落也部人

多叛臣不勝忿遠追原作近張石苦戰以致然也上感泣而出

時上麾下只塔兒馬刺秋濤按邵遠平元史類編引此錄無塔兒馬刺四字別居薩里

河秋濤按薩里河疑即今和博克薩里河也元史類編引作薩里川祀荅蘭氏札木合部人禿

台察兒居玉律哥泉舉原缺舉字秋濤據元史類編增眾來薩里河掠擄只牧

馬擄只麾下左右匿羣馬中射殺之秋濤謂射殺禿台察兒札木合以是為

隙遂與泰赤烏亦乞刺思兀魯吾秋濤按兀魯吾作元今改郡也勒八魯刺

思霸鄰諸部合謀以眾三萬來戰秋濤按元史李禿傳云札赤刺歹札尤哈脫也等以兵三

萬入寇札赤刺歹當即泰赤烏札赤哈當即札木合尤者木之

部也萬入寇札赤刺歹當即泰赤烏札赤哈當即札木合尤者木之上時駐軍荅蘭元史本紀作蘭版朱思之野亦乞

人秋濤按亦乞刺部即上亦乞刺思部元史李禿傳云亦乞列思氏列與刺皆譯語偶異凡居某部者即以其部為氏故傳

言氏即與此捏辟秋濤按當作之子李徒按當作李徒先在

記言部同也是自秋濤按原無曲鄰居山秋濤按山原造

麾下至原作自秋濤校改是自曲鄰居山秋濤按山原造

卜奕台慕哥二人逾阿刺烏禿刺烏二山來告變秋濤按元史類編引此答

蘭作塔蘭捏辟作捏羣字徒作李徒自是曲鄰居小句作至是

自曲鄰居山遣卜奕台慕哥三人逾阿刺禿刺烏干山來告變

交正元見正象

七

按類編所引多是未論時本宜從之惟下奕台慕哥史作波樂
 互磨里秃秃人名迥異彼下聲同奕樂形似俗書樂字上亦作
 亦也未知孰是又類編引作三人今本作二人均當存攻又案
 今本山名與類編所引亦殊案下文有札木台敗走彼軍初越
 二山之語則作二山者是也蓋類編阿刺下脫去烏字干則二
 之謬耳又案元史本紀云札木台合以爲怨遂與泰赤烏諸部以
 眾三萬來戰帝時駐軍答闐版朱思之野聞變大集諸部兵分
 十有三翼以俟不載何人告變今據類編所引聖武記校知此
 字徒爲李徒之謬因放得元史卷一百十八有李秃傳即此李
 徒也其傳載李秃亦乞列思氏太祖以皇妹妻之與此先在麾
 下之說稍異又云既而札赤刺歹札哈脫也等以兵三萬人
 寇李秃聞之遣波樂歹磨里秃來告云即此事也攷札赤
 刺歹即泰赤烏札赤哈即札木台合以一事分載紀傳姓名各殊
 孰能辨之元史之疎於此可見故歷來修續通鑑綱目等書者
 於是事全不登載賴此書尚存細心鉤攷得以覈其原委耳
 秋濤又案戊寅年木華黎率亦乞刺部李秃皇妹薨復妻以皇
 李徒也史稱太祖先以皇妹帖木倫妻李秃皇妹薨復妻以皇
 女火臣別吉是李徒凡兩尚主故後稱駙馬惟史載妻以皇妹
 事在告變前觀此及伐汪可汗時李徒皆不稱駙馬至戊寅上
 年始有是稱則李徒正以告變功尚主史所載未爲確也

集諸部戒嚴凡有十三翼
凡十有三翼 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

爲三翼
秋濤接類編引此作凡十有二翼月倫太后暨上諸昆弟

初來之子奔搭出板相
秋濤按板相當作拔都 秃不哥逸敦木兒忽好蘭

等統阿答兒斤察忽蘭火魯刺
秋濤按火原作大今改 諸部及鮮明昆那

顏
秋濤按那顏原作那顏誤今改 之子迭良統火力台不答合輩爲一翼札刺

兒及阿哈部爲一翼答聖台火察兒二人及忽朶蘭捏右思火

魯罕撒合夷直部
秋濤按後汪可汗與太祖相攻時有撒合夷部則撒合夷自爲一部直字疑誤衍或云當

爲一翼忽相徒忙納兒
秋濤按忽相當作拔都此卽後伐

之子蒙哥怯只兒哥爲一翼忽蘭脫可汗之子搠只可汗

爲一翼按拉爲一翼
此句原脫石州丈據翁氏本校增

忽蘭脫端
秋濤按端事見後 爲一翼韋相赤紬
秋濤按紬當作納 玉

烈二郎爲一翼
秋濤按所載止十軍大戰於答蘭版朱思之野

札木合敗走彼軍初越二山半途為七十二竈烹狼為食秋濤按此

下疑有脫文是時泰赤烏部地廣民眾而內無統紀其族照烈部與

我近常獵幹幹札刺馬思之野上時亦獵圍陳隅相屬既而合

上曰可同宿於此乎彼曰獵騎四百糗糧不具已遣半還上曰

命給助同宿者越明日再合圍上賓之使驅獸近彼陳讓多獲

以厭其心彼眾咸相告曰泰赤烏雖我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

飲食憂恤我者其此人乎大稱羨而歸上因遣告之曰可來結

盟否照烈原作照律張石州之長玉律拔都原作拔相秋濤按

皆拔都謀於族長馬兀牙答納對曰泰赤烏何惡於我彼以為

兄弟何遽降之不從玉律拔都原作拔相遂與塔海答魯領所

部來歸謂上曰如我屬將有無夫之婦無牧之馬而來以泰赤

烏長母之子討殺故也我擔當棄從義而拈之秋濤按此句上疑有脫誤

曰我方熟寐掉髮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曰汝之言我素心也

汝兵車所至余悉力而助也既盟後二人食言叛歸少秋濤按

誤族人忽數忽兒章秋濤按當即後之忽敦忽兒章也說見後怨塔海答魯反側遂

殺之秋濤按元史作為泰赤烏部人所殺與此不同照烈部已亡矣泰赤烏部眾苦其

長非法相告曰太子原注謂太祖也衣人以已衣乘人以已馬安民定

國必此人也因悉來歸赤老温拔都原作拔相父梭魯罕失刺

密釋之秋濤按此句上下有脫文蓋謂太祖蒙難事也是時歸我哲別之原作子秋來

實以力窮故也失力哥也不干秋濤按失力哥也不干手執忽

阿失拔都原作拔相塔兒忽台二人來至忽都渾野秘史作忽

復縱原作從秋濤之去止將已子乃才阿刺秋濤按乃才當作

阿阿刺祕史二人原此下衍才來歸後搆只魯鈔罕二人率朶

耶原作即秋濤吉札原作利秋濤刺兒部及芟榮勝和秋濤按未詳當

名是人率忙兀部亦來歸日後上同月倫太后暨哈撒兒幹真那

顏諸昆弟族薛徹大丑等各以旄車載渾酪大會於斡難河林

木間會中太后暨上謂族人薛徹別吉及其母忽兒真哈敦共

置酪渾一革囊其次母野別該前獨置一革囊忽兒真哈敦怒

曰今不尊我而貴野別該乎遂答主膳者失邱兒張石州曰失邱兒即帝之

主膳泣曰蓋以捏辟太后葉速該秋濤按此下原拔都原作相

改者二君去世秋濤按此二語有誤考祕史云將廚子失乞兀覘

了的上頭被人這般打說著大聲哭了案失乞兀覘即此失邱

兒也速該把阿都覘即此葉速該拔都即太祖之父烈祖也捏

坤太子即烈祖之兄也捏坤本紀作聶坤此作捏辟蓋坤

字或寫作羣羣誤為辟后字乃石之譌太石即太子也我專

為他人所辱至此因大哭是時別里古台那顏原無那字石州

今據原注係禁掌上乞列思事外繫馬所親搖上馬秋濤按播里掌薛

徹別吉乞列思事播里從者因盜我馬勒別里古台執之播里

怒斫別里古台背傷左右欲門別里古台止之曰此仇汝等欲

即報乎我傷不甚也姑待文不可由我致隙秋濤按元史別里

始末本紀具始末與此同而不其眾不聽各執馬乳撞斫木枝

載此數語均不如此書之詳也疾門我眾勝之乃奪忽兒真火里真二哈敦屈麾下於是絕好

後復議和遣二哈敦歸行成之際塔塔兒部長蔑原作蔑張兀

真笑里徒秋濤按祕史作蔑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

逐塔塔兒北走秋濤按元史類編引作金遣丞上聞之遂起近

勒圖等不從他命教王京丞相領軍來勦捕太祖知了太祖說
 如今趁著這機會可以夾攻他遂使人對脫斡來也他正是
 差王京將塔塔兒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許了軍馬整
 廢了我祖父的讐家父親可以助我夾攻脫斡許了軍馬整
 治了三日親自到來太祖又使人對主兒勤種的撒察別乞泰
 出將這報警的意思說將去要他來助待了六日不來太祖遂
 與脫斡引軍順活勒札河與王京夾攻塔塔兒後稱王罕者是時
 兵力尙單故必藉脫斡助攻一事疑有脫文又按祕史載太祖之父
 此書不載脫斡助攻一事疑有脫文又按祕史載太祖之父
 烈祖先為塔塔兒助攻人所鳩故太祖志在復仇此書亦載其
 事又諭月兒斤來助張石州日案本紀作仍諭薛徹別吉部人也秋
 濤按祕史作主兒勤又作生助蓋月兒斤即薛徹別吉部人也秋
 兒乞即此月兒斤之異文也
 刺禿失圖秋濤按類編引此忽刺禿失圖秋濤按類編之野秋
 按祕史作忽速禿失禿延即此忽
 刺禿失圖也乃塔塔兒立寨處
 笑里徒又獲大珠衮銀綳車各一秋濤按類編金兵回金主因
 我滅塔塔兒拜上為察兀忽魯原注若今移計使也秋濤按類

亦冊克烈部長脫憐為王秋濤按原作為主誤今依類編所

編所引此書前後皆作脫里以聲近而譯語偶異也此云金冊
 克烈部長脫憐為王下云克烈部汪罕可汗即此冊為王之脫
 里也故稱王罕亦作王可罕見元史木華黎傳此冊注可汗亦譯
 王之異史太祖紀云汪罕名脫里受金封爵為王番言音重故
 稱王為汪罕其論甚晰類編日案元世皆稱王為罕其音重故
 者是脫里二字而諧一音而舊史不察竟稱汪罕亡其名與部今
 皆書脫里之名而冠以克烈部以正因譌之失秋濤以為汗乃
 北方君長之名不待冠王號於上類時我眾居哈連徒澤聞為
 編此論尙未考金冊為王之類
 乃蠻部人所掠秋濤按元史太祖紀云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
 別吉薛徹別吉以舊怨之故殺其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
 怒日薛徹別吉曩答我失邱兒所傷我別里古台今又敢乘敵
 勢以陵我耶因帥兵踰沙磧攻之視史則云太祖落下的老小
 營在恰澧渤海子邊被主兒勤將五十人剝了衣服十人殺了
 太祖大怒按二說雖有不同然其載薛徹別吉起釁則同此書
 原本當亦載是事與本紀同為傳寫者敘去耳所云敵指乃蠻
 彼則指薛上怒曰昔者別里古台為彼所傷我捨釁議和而不
 徹別吉也

聽今何乃乘敵勢凌我因發兵於大川至朶奕盤陀山大掠月

兒斤部惟薛徹大丑僅以妻孥數人脫走秋講按自此月兒斤部為太祖所併秘史

云初恰不勒皇帝有七子長名幹勒巴刺恰於百姓內選擇有膽量有氣力剛勇能射的人隨從他但有去處皆攻破無人能敵故名主兒勤太

祖得此兵力始強上時居塔剌刺之野有克烈部汪罕可汗弟

札阿紺孛來歸秋講按秘史云成吉思在帖兀速地面有客刺亦種人札恰敢不來降札恰敢不即此札阿紺

也適蔑里乞部與我會戰上與札阿紺孛迎敵之其眾敗走是

時有土滿土伯夷董哀諸部秋講按秘史云客刺亦種及那禿董哀

乃克烈敗散之眾亦來降秋講按元史本紀止載札阿紺

乞及諸部來降之事皆遺汪罕可汗始與也速該可汗和好

漏未載當以此書為正原注交物之友秋講按今

汗即烈祖也相稱按答所云諸達即按答之轉音所以然者由

初汪可汗之父忽兒札胡思孟祿可汗秋講按本書後癸亥年

汗本紀作汪罕之父忽兒札胡思既卒汪可汗殺戮昆弟

孟祿祕史作忽兒察魯思不亦魯罕秋講按本書後癸亥

此微異本紀與此同其叔父菊兒可汗

本紀作菊兒率兵與汪可汗戰逼汪可汗於哈刺温隘敗之

秋講按本紀與此同僅以百餘騎脫走奔也速該可汗

史作追至哈喇温山內親將兵逐菊兒可汗走西夏

也速該可汗該將古規悍趕入哈

當重一句復奪部眾歸之汪可汗感德遂請盟稱按答

申地面哈申即西夏也亦曰唐兀

原作遂盟按答張石州曰句不完秋講按本紀云也力可哈

按類編云遂請盟稱按答是也當從之

刺者額稅客恰喇以其多殺昆弟

晰以此叛歸乃蠻部亦難赤可汗原亦難赤上有立字秋講按

書為允亦年可汗祕史作亦難赤

字誤衍又按後甲子年作亦難赤可汗發兵伐汪可汗盡奪克

烈部眾與也力可哈刺汪可汗脫身歷走三城奔赴契丹主菊

律可汗原作菊津可汗今校改秋濤按此契丹後亦稱西契丹

年乃蠻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遼衣冠

尊直魯古為太上皇侍以終身西遼自耶律大石至直魯古有

國幾九十年而屈出律掩有其國仍號西遼屈出律即此所云

菊律可汗也札木合眾亦推為局兒可汗蓋菊兒局兒北方美

稱故彼此既而復叛之涉畏吾兒西夏諸城邑

種經過唐兀即西夏中道糧絕遺乳羊五頭以繩禁羊口奪其乳為飲刺

囊駝血煮為食困甚僅至曲薛兀兒澤

以其初與先君按答之故乃遣近侍塔海雪也

來秋濤按秘史云使勇士速客上自怯綠連河親迎撫勞安置

軍中大賑給之後秋上同汪可汗會于土兀刺河上黑林閒結

為父子禮

為父子初汪罕與成吉思父契交所以是年冬上討二秋

呼為父今次又結為父子以示親厚也

兒斤部先脫走者薛徹大丑追至帖列徒之隘滅之次年秋上

發兵於哈刺哈河伐蔑里乞部主脫脫

察山遂掠兀相夷

里乞二部收其眾上盡以其所獲給汪可汗其後眾稍集不約

我軍自侵蔑里乞部至兀刺川

殊殺脫脫之子

忽都台

子和都赤刺温二人領部眾而來所奪不以秋毫與我脫脫奔

八兒忽真之隘

引鞍作騎 轉墜擒之冬上與乃蠻部將曲薛吾撒八刺二人

遇於拜答刺邊只兒之野日暮列陣對宿期明日戰是夜汪可

汗多燃火於所陣地使編作云人不疑潛移眾於哈薛按類

汗立旗幟非舊處馳往問之曰王知眾否我昆弟如野鳥依人

終必飛去餘皆白翎鵲也棲息幕上寧肯去乎我嘗言之矣按類

按此段語意未晰秘史云札木哈對王稗說我是存有的白翎

雀兒帖木真是散歸的告天雀兒元史本紀札木合言於汪罕

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

雁遇寒則南飛就暖耳意謂帝心不可保也二書皆與此異然

語較明了部將曲憐拔都聞之歎曰至愛昆弟之間何為此言也按秘史作古鄰

居上見汪可汗移去曰此輩無乃異志乎即解陣去駐撒里川

汪可汗至上兀刺河其子亦刺合鮮昆及札阿紺孛自也迭而

按臺河來會父軍曲薛吾撒八刺乘其不備虜其部眾又掠汪

可汗所居邊民牛馬輜重而還亦刺合札阿紺孛僅以身免奔

告汪可汗汪可汗命亦刺合將已兵往追之且遣使來告曰乃

蠻為不道掠我人民太子有良將四人能假我雪怨復人民乎

上釋前憾遂遣博爾木那顏木華黎國王博羅渾那顏赤老温

拔都四將帥兵往救之比我軍至亦刺合先與其將原作將其

今改 迪吉火力亦秃兒子蓋塔兀等二人追至忽刺河山曲

薛吾撒八刺迎敵擒秋濤按原文此下有之字衍文也擒字當

句 迪吉火力亦秃兒于蓋塔兀二原作一秋人流矢中亦合刺

馬胯幾為所獲須臾四將兵亦至救亦刺合大敗其眾盡掠所

奪歸之汪可汗秋濤按元史本紀云汪罕命亦刺合與卜魯忽與之戰大敗卜魯忽解成擒流矢中亦刺合馬跨幾為所獲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掠歸汪罕即此事也而所載亦刺合之將日卜魯忽解與此不同按迤吉火力亦秃兒當即卜魯

卜魯秃兒聲近于蓋塔兀當即忽解亦聲相近當時此書純用蒙古字後來譯者對音可汗深感上德謝曰曩以困乏原作用用字不同遂致互異耳

引類編 荷太子加意原作切切秋濤依類編引改存撫今已亡之國又奪歸

之不原闕不字秋濤依類編補知將何以報也時聞脫脫復出入兒忽真隘

原作入忽真居統烈澤上率兵復討之後上與弟哈撒兒討乃

蠻部至忽蘭蓋側山大敗之盡殺諸部眾聚其尸焉於是申號

令還軍是時原作時是石州日疑倒乃蠻勢弱不足慮矣上會汪可汗於

薩里河不魯告崖發兵征泰赤烏部與其長沈原作流石州日紀作部長沈忽

等流字疑誤忽阿忽出秋濤按祕史云泰赤兀部有阿兀出把阿都稅即此忽憐忽都答兒等

大戰於幹難河上敗之襲帖泥忽都徒思日哥察兒別吉答兒

忽台希憐秃秋濤按祕史泰赤兀部有乞憐勒秃即此忽都答兒至月良秃刺思之

野擒之阿忽兀忽出忽敦忽兒章秋濤按常即前殺塔海答魯之忽敦忽兒章也彼數字蓋

誤史不載忽敦忽兒章之名然云塔海答魯為泰赤烏部人所殺證知即此人也走八兒忽真隘原作

忽其隘秋濤校改忽憐奔乃蠻部後哈答斤散只兀朶魯班塔塔兒引

吉刺諸部會盟於阿雷泉上腰斬白馬為誓欲襲我軍及汪可

汗於是引吉刺部長迭夷遣人來告上聞之遂與汪可汗發兵

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秋濤按類編引此云時有

班部塔塔兒部引吉刺部皆畏太祖威不自安私會於阿雷泉

斬馬為誓欲共襲我軍引吉刺部長迭夷恐事不成潛遣人告

變帝聞之遂發自虎圖澤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諸部眾於是當據以冬汪可汗分兵由怯原脫此字秋濤校補按本紀云綠

憐河指忽八海牙山先發部眾後成列而進其弟札阿紺孛以

汪可汗反覆不常遂謀於渾八力秋濤按秘史作忽勒巴理按敦阿述秋濤

史作阿勒屯阿倭黑燕火脫兒延晃火兒四人曰我兄無善處之心屠絕

昆弟常奔於契丹原缺丹字觀其心性若此終不能存我輩亦

不使國安矣今何討處之按敦阿述泄是語於汪可汗汪可汗

令執燕火脫兒及納憐原作憐細二人至帳下解其縛謂燕火

脫兒曰吾輩自西夏而來道路饑困相誓之語忘乎我心非汝

也唾其面座上之人皆起唾之按敦阿述曰余亦與此謀不忍

捨王所以來告也汪可汗屢責札阿紺孛曰汝常懷其奸者札

阿紺孛不安後與燕火脫兒延晃火兒納憐脫憐太后秋濤按

阿憐太子疑卽此等俱奔乃蠻冬汪可汗居於忽八海牙兒秋濤按

有山上駐軍於徹徹兒山起兵伐塔塔兒部長阿刺兀都兒哈

太石原作后石察忽斤帖木兒等戰於答蘭捏木哥兒之野大

敗之時弭吉刺部亦來附上弟哈撒兒居別所從其麾下哲不

哥秋濤按當卽者之計往掠之上傑切責於是弭吉刺遂附札

木合與亦乞刺思火原作大石魯刺思朶魯班塔塔兒哈答斤

散只兀諸部會於健河共立札木合為局兒可汗謀欲侵我盟

於禿律原作津秋濤據別兒河岸為誓曰凡我同謀有泄此誓

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言畢同舉足蹋岸揮刀斫林驅眾馳馬

悉赴我軍有塔海哈者時在眾中上麾下照烈氏抄吾兒秋濤

史本紀作抄吾兒列傳作召烈與之親往視之偶並驅實不知

有是謀塔海哈以馬鞭築其肋抄吾兒顧塔海哈目之抄吾兒

悟下馬伴臥塔海哈因告之河上之盟曰事急矣汝何往抄吾
兒驚即還遇火魯刺氏也速該言其事將赴上告之也速該曰

我常婦之子秋濤按四字疑有誤與忽耶不花往來無旦夕我左右止有

幼子及家人大力台耳因命與大力台誓而往乘以蒼驢白馬

屬之曰汝至彼惟見上及后兼我婿哈徹兒則言之秋濤按哈徹兒疑即

太祖弟哈撒兒也苟泄於他人願斷汝腰裂汝背誓訖乃行中道遇忽

蘭八都哈刺蔑力吉台軍圍為其遊兵所執以百關一得解因

贈一獺色全馬謂曰此馬遁可脫身追可及人可乘而去既又

遇羶車白帳之隊往札木合所者隊中人出追抄兀兒抄兀兒

乘馬絕馳而脫至上前悉告前謀上即起兵迎之戰於海刺兒

帖尼火魯罕之野秋濤按召烈台抄兀兒傳作海刺兒阿帶亦兒傳破之札木合脫走

秋濤按召烈台抄兀兒傳作盡誅札木合等按札木合弭吉刺部

來降秋濤按召烈台抄兀兒傳云時有哈喇赤散只兒朵魯班

地謀奉札木合為帝將不利於太祖抄兀兒知其謀馳以告太

祖遂以兵收海刺兒阿帶亦兒渾之地盡誅札木合等惟弭吉

刺入降太祖賜以答刺罕之名即此事也本紀載諸部與親征

堅河即健河也王戌原注宋理宗景定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石州發兵於兀

魯回失連真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夏頓兵避暑先誓

眾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慎勿顧軍事畢共分之既戰屢勝

族人按彈火察兒答力台三人背約上令虎必來秋濤按祕史

哲別二將盡奪其獲散軍中是秋乃蠻孟祿可汗會蔑力乞部

長脫脫別吉朵魯班塔塔兒哈答斤散只兀諸部暨阿忽出拔

都忽都花別吉等來犯我軍及汪可汗上先遣騎乘高峴望於

捏干貴因都徹兒赤忽兒黑諸山有騎自赤黑山秋濤按當作赤忽兒黑山

來告乃蠻漸至上與汪可汗自兀魯回失速真河速疑作連移軍入

塞秋濤按所謂人塞出塞者當指阿爾塞也汪可汗子亦刺合居北邊後至據高嶺

方下營孟祿可汗易之曰彼軍漫散候其聚吾悉捲之時阿原作

附秋濤忽出拔原作大秋都一部兵從乃蠻來與前鋒合將戰

遙望亦刺合軍勢不可動遂還亦刺合尋亦入塞會我軍擬戰

置輜重他所上與汪可汗倚阿蘭塞為壁大戰於關蠻壇之野

秋濤按畢氏引史作圖奕壇改為徒伊壇殿本作關奕壇改為吹丹未知孰是彼祭風風忽反為雪

所迷軍亂填溝墜塹而還時札木合同孟祿可汗未中道札木

合引兵回遇立為可汗者諸部悉討擄之秋濤按本紀作道經諸部之立已者大縱

掠而去案二文皆難解而紀文尤謬冬上出塞駐於阿不禮闕或哥兒之山蒙古呼山

為鄂博與或哥聲近汪可汗居族別里怯沙陀中是時上與太子术赤求

聘汪可汗抄兒伯姬汪可汗之孫石州曰禿撒合亦求上公主

火阿真伯姬俱不諧自是稍疎札木合聞之往說亦刺合曰吾

按答原注謂太祖也舊本此常遣使通信於乃蠻太陽可汗時

將不利於君今若能加兵我從傍協原誤作脇助時亦刺合居

別所來會父汪可汗上族人答力台幹真斤按彈火察兒答海

忽刺海刺答兒斤木忽兒哈檀札木哈等背我迨且秋濤按二字有誤

說亦刺合說之曰吾等願為効力佐若討月倫太后諸子亦刺

合信之車帳相聞為兵共謀遣塞罕脫脫干言之於汪可汗汪

可汗曰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信亦刺合曰彼言者有口

有舌何為不信屢遣人言之汪可汗曰我禁汝汝輩不從吾身
存立實賴於彼垂老遺骸莫得安寢今喋喋不已汝當自能為
之毋遺我憂既而有異志悉燒我牧地

癸亥秋濤按宋嘉泰三年春汪可汗為詐計曰彼前者嘗求婚於

我我不從今宜許之俟其來宴定約必擒之遂遣不花台乞察

來請上率麾下十騎往赴之宿於篋里哥秋濤按祕史作蒙力克帳中越

明日有篋力池赤可謀秋濤按此句恐有誤祕史所載即蒙力克為太祖謀也使回汪可

汗語曰我牧羣羸弱方從思之合命一人赴彼宴足矣既遣使

上即還時汪可汗近侍也可察合蘭者秋濤按祕史作也客扯鼐聞圖上謀

歸語其妻因曰人若有言泄此於上賞我何哉其子亦刺罕止

之曰此無據言之恐他人以為實也可察合蘭牧馬者乞力失

秋濤按祕史作乞失里黑月供馬湏適至微有所聞問其弟把帶秋濤按元史木華黎

傳作拔台祕史作巴歹曰適所議者何事該知否把帶曰不知察合蘭上

也可察合蘭此云次子納憐秋濤按祕史作納鞠客延坐帳外方礪鏃聞之

罵曰割舌者適我不言乎今事已然當禁誰口也把帶謂乞力

失曰我今知矣可同原作因秋濤按祕史云見拴的兩馬每人騎了一匹那夜到帖木真帳房後都說了

則此宜為同字赴上言之遂入已帳話行止有一羔殺之拆臥榻煮熟

夜馳見上告其謀曰汪可汗將圖太子其計定矣上聞之止軍

於阿蘭塞急移輜重於失連真河上急遣折里麥秋濤按本紀同本傳作尤

赤台祕史作主兒為前鋒自莫運都兒山之陰行汪可汗亦領

兵自莫運都兒山陽由忽刺河卜魯哈二山而來候近侍有太

出也迭兒二人者因牧馬見汪可汗軍至亟來告上時移軍合

蘭只之野

秋濤按秘史作答蘭

未及為備日銜山即整兵出戰

先敗朱力斤

秋濤按秘史

部眾次敗董哀

秋濤按紀作董哀部

眾又敗火力失烈門大石

石州曰紀作火力失烈門部無大石

子大石二字即太子譯音之異以此

眾進逼汪可汗護衛其子

亦刺合馳來衝陣我軍射之中頰其勢大挫斂兵而退上亦將

兵至幹兒弩兀遣惑哥山岡軍凡四千六百騎

秋濤按秘史作

千六百沿哈勒合河

秋濤按秘史

順進分為兩隊上親將二千二

百騎行河南岸兀魯吾

秋濤按秘史

忙兒秋濤按秘史二部將

二千三百騎行河北岸

秋濤按秘史成吉思領一千三百依著

三百河東邊起了其上

兵數方位皆與此異上以引吉刺部先為婚親遣使謂其長帖

木哥阿蠻部曰

秋濤按秘史

汝若來順則女子而容

四字未詳外甥

資質俱在不然則加兵於汝矣遂行至董哥澤

秋濤按秘史作

脫兒合火兒合之地駐軍上遣使阿里海

秋濤按秘史作阿兒

溫二致責於汪可汗曰我合大軍駐董哥澤閒草盛馬肥與汪

可汗言之昔汝叔父菊律可汗

秋濤按前作

嘗謂汝我兄忽兒

札忽思益祿可汗之位

秋濤按前作忽兒

不我與自奪之汝又

殺諸昆弟詐言太帖木兒及不花帖木兒輩不知所存是故菊

律可汗逼汝哈刺溫之隘汝窮迫無計僅以百騎來歸我先君

我先君率兵借汝以雪前恥而秦赤兀都兒吾難八哈只二人

助兵幾許不可知其時道經哈刺不花出谷之上又出阿不札

不花哥兀之山又躋秃烈壇禿零古蓋速壇零古闕羣隘曲笑

兒澤跋涉重險使至其境適值彼凶年得窮其國枝疑有菊律

可汗時聞之避我於塔刺速野我又逼之僅以數十騎遁走河

西之國不復反矣石州曰此段較本紀語加詳然多譌字我先君盡以土地人民

歸於汝由是結為按答我遂尊汝為父此我有造於汝一也又

曰父汪可汗汝其時如埋雲中如沒日底汝弟札阿紺孛居漢

塞之間我發聲轟轟以手舉帽隱隱而招之彼其聞我呼見我

招遠來投歸我乃登山而望倚廬而待其至又為三部篋力乞

所逼我以其遠來肯令死之也此下原作所以告殺兄誅弟此謂誰薛微別我弟大丑乞魯為

弟是我有造於汝二也秋濤按原文舛誤不可知元史本紀載此段云君為乃蠻所攻西奔日沒處君弟札阿紺孛在金境我

亟遣人召還比至又為蔑里乞部人所逼我請我兄薛微別及及我弟大丑往殺之此大有功於君二也按本紀取親征記加以

潤色而所敘次究與情事不合是我有造於汝二也又曰父汪

可汗汝既出雲中顯日底來歸於我使汝原作饑不過日午羸

不過月望所以然者何哉我昔與兀都夷部戰於哈丁黑山之

西木奴又力之野多獲孳畜輜重悉以與汝饑不過日此字原

校午羸不過月望者實此之由也是我有造於汝三也又曰父

汪可汗曩汝征滅里乞陣於不刺州遣使覘俟部長脫脫不待

陣而先戰獲忽都台察魯輝二哈敦因招其二子火都赤刺温

合部叛歸汝又為曲薛兀撒八刺追襲於汝人民使來告我我

遣四將領兵戰敗之盡歸所掠於汝是我有造於汝四也秋濤

里乞前作蔑里乞不刺川前作兀刺川忽都台前作忽相台又

察魯輝前作察勒渾曲薛兀前作曲薛吾火都前作和都又

曰昔我出哈兒哈山谷馬君忽刺河班答兀卓兒完忽奴之山

相見時於時不已言乎譬如毒牙之蛇所傷勿以動念吾二人

唇齒相見始可閒離汝今以蛇傷而閒我乎唇齒相見而離我

乎父汪可汗我時又如青雛海鵲自赤忽兒黑山飛原作揮秋

越於盃而之澤擲班脚鶴以歸若此謂誰哈答斤散只兀弼吉濤校改

刺諸原作諧石州部是也汝豈非假彼諸部之力原作立秋而濤校改

驚畏我耶是我有造於汝五也又曰父汪可汗汝何原作可秋

嘗有造於我我造汝者凡若此與其驚畏我何不使我眾煬爨

而息安榻而臥使我癡子癡婦得寤寢乎我猶汝子勢雖寡弱

不使汝有慕於他石州曰他下我雖愚不使汝有慕於他賢也

譬如雙輪去一不能行也徒使牛汗或曰徒使字疑誤秋濤按

也縱之恐盜係之實餓又如雙輪偶斷其一牛憤破領徒使跳

躍不能前也以我方車獨非一輪乎凡此論汪可汗也時上族

人火察兒按彈在汪可汗部中上因使謂之曰汝二人欲殺我

將棄之乎瘞之乎吾常謂上輩八兒合拔都秋濤按本紀二子

薛徹大丑秋濤按此句上當有薛徹詎可使幹難河之地無主

累讓為君而不聽也又謂火察兒曰以汝涅辟太石之子秋濤

辟太石即捏坤太子已見前本紀云乃以汝火察兒為伯父

坤之子又欲立之汝又問薛據此則火察兒乃太祖之從父兄

也吾族中當立汝又不聽又謂按彈曰汝為忽都刺可汗之子

以而父嘗為可汗推位汝亦不聽吾悉會讓汝等不我聽我之

立實汝等推也吾所以不辭者不欲使蒿萊生原作止石州

居之地斷木阻通車之途吾夙心也假汝等為君吾當前鋒俘

獲輜重亦歸汝也使我從諸君敗我亦將遮獸迫崖使汝得從

便射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三河之源我祖實興毋令他人居

之秋濤按三河之源蓋按彈火察兒所居之地元史列傳云愛

地當即按彈火察兒舊壤以又謂脫憐秋濤按此別一脫憐非人名名其地與鎮海城同例

吾弟我以汝是高原譌作馬今改祖家奴會祖闡僕故尊汝為弟也汝

祖塔塔秋濤按祕史作鞞黑答乃吾祖察刺合令忽秋濤按祕史作察刺孩領忽統必

乃秋濤按祕史作屯必乃二君所虜塔塔生雪也哥秋濤按祕史作速別該雪也哥

生闡闡出黑兒思安秋濤按祕史作闡出乞覓撒安思安生折談晃脫合兒

秋濤按祕史作也該幌脫恰覩合兒生汝汝世為奴虜誰之國土汝可取之縱

得我國按彈火察兒必不與也昔我等居汪可汗所早起我得

飲王青鍾馬乳汝輩起知我先飲而妬之耶我今去矣汝輩恣

飲之吾弟脫憐量汝能費幾何也又謂按彈火察兒曰汝若事

吾父汪可汗勿使疑汝為察兀勿魯原注太祖自稱也前有注之族而累汝

即王原作正誤可汗交人易原作馬誤皆秋濤校改厭於我尙爾况汝輩乎縱

然今夏豈能到來冬矣又為我父汪可汗曰可遣按敦阿速運

八力秋濤按前作敦阿速運入力二人來報否則遣一人日者原誤作暑字秋濤校改

吾麾下忙納兒拔都失彼銀鞍黑馬在王所就持來鮮晃按答

原注即王子亦刺合也秋濤按鮮晃按答即下文鮮晃蓋汪可汗之子也太祖父事汪可汗故與其子為按答下王子鮮晃云

彼何嘗實意待我為按答可證太祖與之結為按塔故即以按塔稱之塔答字異音同惟晃與比字形相似而聲音迥殊必有

一誤考前文云汪可汗至土兀刺河汝亦遣必力哥秋濤按必力哥亦刺合鮮晃云則作晃是也

別力哥蓋亦別吉脫端二人來否則遣一人札木合按答暨阿

赤失蘭阿刺不花帶亦否火察兒按攤各遣二人來如我東向

可與納兒脫憐呼陳輜兀之源來會如西向可出哈八刺漢答

兒哈之山順忽魯班不花諸思河來會也汪可汗聞上前語曰

惟我子裁之王子鮮晃謂其父曰彼何嘗實意待我為按答特

以玩物視我耳何嘗稱君為父特以老奴視君耳又何嘗遣辨士馳御馬以及我彼能勝我聽取吾國若我勝彼亦取其國也

因戒其部將及別力哥即前必力哥別吉脫端曰備而釜建而旗秣

而馬以需進也上既遣使於汪可汗遂進兵掠擄弭吉刺別部

溺兒斤以行至班朱泥河飲水誓眾秋濤按元史札八兒傳太

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為備眾軍大潰太祖遠引去從行者僅十

九人札八兒與焉至班朱尼河餓糧俱盡荒遠無所得食會一

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殪遂劄革為釜出火於石汲河水

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而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

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時有亦乞列部人李徒者

感泣據史所記與此書情事稍異秋濤按前與秦赤烏部戰時有亦乞刺部人捏辟之子李徒遣

人告變即此李徒也此書及元史皆或作亦乞刺部或作亦乞

刺思部或作亦乞列部史有李秃傳即其人也云亦乞列思氏

續宏簡錄作亦乞烈氏其實並同惟史太祖本紀於秦赤烏之

役第云帝聞變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俟不言何人告變李

秃傳則云札赤刺歹札赤哈脫也等以兵三萬人寇李秃聞之

遣波樂歹磨里秃秃來告是即秦赤烏來戰之事而紀載不相

應若判然二事者宋景濂王子充諸公修史之疏略概可見矣

非細為鈎破不為火魯刺部所逼敗之因遇上同盟是時上弟

哈撒兒別居哈刺渾只敦山妻子為汪可汗所擄止挾幼子脫

虎走糧絕探鳥卵為食來會於河濱上與汪可汗戰於合蘭真

沙陀之地汪可汗居於只威忽盧之地時上麾下答力台幹真

按彈折温火察兒別吉札木合秋濤按別吉即下文別吉忽相

之巴圖魯北方將士之美號故蒙古多以此為號札木合即下

文花札木合也花字疑衍或云加花字以別於按答之札木合

此諸部皆太祖舊部在汪可汗之麾下故太祖先

遣人諭之而諸部遂共謀害汪可汗以應太祖

八憐梭哥台

脫隣海塔海忽刺海等又忽都答部眾在汪可汗所相與謀害

汪可汗曰此不可依也將叛去汪可汗覺其事迎討之

原作討

州校 是時答力台幹真八憐前作撒合夷嫩真諸部稽顙來歸

交上元規正錄

書

按彈折温火察兒別吉忽相當作都說見前花札木合等奔乃蠻王泰

陽可汗上遣使哈柳答兒秋濤按祕史作蛤里兀答覘抄兒塞秋濤按祕史作察兀覘

二人往汪可汗所假為上弟哈撒兒語謂之曰瞻望我兄遙遙

忽遠樾涉徑秋濤按句有誤字不知所從近聞我妻子在父所我今蔽

木枕塊藉壤仰星而臥我實賴王父故強有諸秋濤按下疑有脫文王苟

從之吾終歸王父也秋濤按祕史云成吉思商量著差蛤里兀答覘察兀覘

對王樺說我兄的形影望不著踏著道路也尋不見叫他呵他

又不聽得夜閒看星枕土著睡我的妻子見在父親皇帝處有

若差一箇可倚仗的人來呵汪可汗因遣使亦秃兒干秋濤按

我往父親行去其語較明晰秋濤按視堅我使秋濤按煮潦器盛血與之盟哈柳答兒抄兒塞二

使將亦秃兒干來秋濤按回走了察忽覘秋濤按視堅望見下營甚多便

臀尖射坐了那裏將亦秃兒干來非借來也上秋濤按不與語即送於哈

太祖處是二使執亦秃兒干來非借來也上秋濤按不與語即送於哈

兒抄兒所秋濤按教殺了與此不同當從祕史上因以二秋濤按使

為鄉導秋濤按領兵夜馳至徹徹兒運都山石州曰紀作折

按祕史作者折額兒温都兒山出其不意破汪可汗軍盡降克烈部眾汪可汗

僅以子及數騎脫走顧原作賴秋濤按其左右謂其子亦刺合曰

我父子相親其可絕而絕之乎今由此輩原脫輩字緩頰竟原

校改秋濤按絕矣至捏辟烏柳河秋濤按是此辟字亦當作坤秋濤按為乃蠻部

主太陽秋濤按可汗之將火里速八赤秋濤按甲子年帖迪

沙二人所殺亦刺合走西夏過亦即納城秋濤按亦集乃路至波

黎吐蕃部即討掠且欲居之吐蕃收集部眾逐之散走西域原

按當即甲子年之帖木垓川

宣布號令振旅歸龍庭上春秋四十二時乃蠻

太陽可汗遣使月忽難謀於王孤原作孤石州校改部主阿刺忽思的

乞火力原注今憂不花駙馬丞相白速速是也石州曰紀作白

元史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傳云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在古部

人系出沙陀雁門之後遠祖十國世為部長時西北有國曰乃

蠻其主曰太陽可汗遣使來約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弗從乃執

其使奉酒六尊具以其謀來告太祖即此事也汪古即此王孤

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即此阿刺忽思的乞火力皆譯語偶異案

紀傳例當相應今傳作汪古部人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紀則作

白達達部主阿刺忽思部諸與人名全殊讀者安知其為一事

乎僅賴此書尚存足以證之而注中白達達字復謫為白速速

惟邵遠平元史類編太祖女阿刺海別吉公主傳云適李要合

汪古部人父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本白達達部主乃蠻太陽可

汗遣使約白達達部欲同據朔方阿刺兀思不可始一一分析

與本紀相合蓋宋景濂於元開國事不能詳覈邵戒山則考於

此編而正之邵所據本白達達字固未誤也又按蒙古他部無

一部而二名者此王孤乃部落名白達達則其種類名當即白

韃靼也阿刺兀思子李要合李要合子君不花尚定宗女葉里

迷失公主愛不花尚世祖季女月烈公主此注憂不花駙馬憂

當作愛字形相近而誤愛不花史日近聞東方有稱王者日月

在天了然見之世豈有二王哉君能益吾右翼奪其弧矢阿刺

忽思即遣使孕兒必塔失以是謀先告於上後舉族來歸我之
與王孤部親好者由此也
甲子原注宋景定五年金泰和四年春大會於帖木垓川秋濤按
亥年之帖議伐乃蠻百官謀曰今畜牧疾疫待秋高馬肥而後
可進上弟幹赤斤那顏曰毋慮馬瘦我騎尚壯今勢已如此其
可緩乎以吾料敵必敗之苟戰勝他日指此地嘗擒太陽可汗
當圖此名然勝負在天必當進矣上弟別里古台那顏亦曰乃
蠻欲奪王弧矢若果為奪則身將安之彼國大馬繁恣為誇語
今我卒然入之國雖大必逃散於山林馬雖繁必遺棄於原野

掩其不虞奪之弓矢豈難哉眾稱善望日祭纛詰朝進兵伐乃

蠻秋再會哈勒合河建忒垓原作忒壘石州據翁木改山先遣麾下虎必來

哲別二人為先鋒太陽可汗至自按臺營於杭海山之哈只兒

兀孫河引兵迎敵我軍至斡兒塞河太陽可汗同篋里乞部長

脫脫秋濤按祕史作脫脫阿又按元史巴而木克烈部長札

阿紺孛阿鄰太石秋濤按札阿紺孛即克烈部注可汗之弟前

之脫麟太后蓋人名彼文阿訶為脫石謫為后也蠻猥刺部長

忽都花別吉秋濤按忽都花別吉已見前孟祿可汗來犯我軍

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幹當作幹幹亦刺部即猥刺部音同譯字偶異也及札木合禿魯班塔塔兒

哈答斤散只兀諸部相合時我隊中一白馬帶敝鞍驚走突乃

蠻軍太陽可汗與眾謀曰彼軍馬羸可尾而進然待馬稍輒健

與之戰也驍將火力速八赤前作火里速入赤日昔君父亦年可汗秋濤

按前作亦難亦可汗祕史作亦難勇戰不回士背馬後未嘗使

人見也今何怯耶果懼之何不令菊兒八速來原注太陽可汗妻也秋濤按祕

史作古兒別速乃太陽可汗因率眾來敵上以弟哈撒兒主軍

躬自指揮行陣時札木合從太陽可汗望見上軍容嚴整因謂

左右曰汝等見按答舉止英異乎乃蠻語嘗有言雖駁革去皮

猶貪不捨豈能當之遂提本部兵走是日上與之大戰至晡擒

殺太陽可汗乃蠻眾潰夜走絕險墜納忽崖者不可勝計明日

餘眾悉降於是朶魯班塔塔兒哈塔斤散只兀諸部亦來降冬

再征脫脫至迭兒惡河源不刺納矮胡之地兀花思篋兒乞部

長帶兀兒孫秋濤按祕史作豁阿思蔑兒乞種的獻女忽蘭秋濤

按秘史哈敦原作哈敦於上率眾來降為彼力弱散置諸翼中

室填之秋濤按此句未詳疑有脫文據秘史獻女之答亦說兀孫未嘗復叛者乃蔑里乞之他部也與此迥異其

人頗不安復同叛此下原本有留字字復輜重我兵與戰復奪

之上進軍圍蔑兒乞於泰安秋濤按元史本盡降麥古丹脫里

李斤蔑兒乞諸部而還部長脫脫挾其下關奔孟原作孟秋祿

可汗秋濤按本紀三已而復征蔑兒乞部其長脫脫奔帶兒兀

孫既叛率餘眾至薛良葛河秘史有薛涼格河即此秋洽刺温

隘築室以居上遣李羅歡那顏及赤老温拔都原作相秋弟闖

拜秋濤按秘史作二人領右軍討平之

乙丑秋濤按宋開禧元年征西夏攻破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

人民多獲橐駝以還

丙寅秋濤按是年為元太祖稱帝之元年今逐年甲子下增注之以便稽考時宋寧宗開禧二年本紀云是歲實金之泰

和六年大會諸王百官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游之白旗其上尊號

曰成吉思皇帝復發兵征乃蠻孟祿可汗飛獵於兀魯塔山莎

合水上擒之石州日紀作帝既即位復征乃蠻時卜魯欲罕獵

上擒之一語又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曲出律本紀作

此書之加詳也是時太陽可汗子屈出律可汗秋濤按後俱作

律罕與脫脫遁走奔也兒的石河秋濤按秘史作

丁卯二年宋開禧三年夏頓兵避暑秋濤校補秋再征西夏冬克

幹羅孩城先遣接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部其長幹羅思

亦難及阿忒里刺二人偕我使來獻白海青名鷹也秋濤按本

遣按彈不兀刺二人使乞力吉思既而野牒亦納里部阿里替

也兒部皆遣使來獻名鷹是獻鷹者他部之人非乞力吉思部

長也二說互

異未詳孰是

戊辰三年未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春班師至自西夏夏原闕此字秋濤校補避暑於龍

庭冬再征脫脫及曲出律可汗時幹秋濤按當作幹亦刺部長忽都花

別吉等遇我前鋒不戰而降因用為鄉導至也兒的石河盡討

蔑里乞部脫脫中流矢而死曲出律可汗僅以數人脫走奔契

丹主菊而可汗秋濤按元史作菊兒此所謂契丹即西遼也亦稱西契丹史謂乃蠻王曲出律奄有西遼之國

今按汪可汗奔契丹已屬菊兒可汗則似西遼自有菊兒汗非乃蠻也俟攷

己巳四年未嘉定二年金衛紹王大安元年春畏吾兒國王亦都護秋濤按亦都護乃國主之

稱非人名也其人則為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元史有傳所載事迹不及此書之詳聞上威名遂殺契丹

主所置監國少監秋濤按此西遼所置官欲求議和上先遣按力也奴奴

答拜二人使其國亦都護大喜待我禮甚厚即遣其官別古思

阿鄰帖木兒二人入奏曰臣國聞皇帝威名故棄契丹舊好方

將遣使來通誠意躬自效順豈料遠辱天使降臨下國譬雲開

見日冰泮得水喜不勝矣而今而後盡率部眾為僕為子竭犬

馬之勞也當是時蔑力乞脫脫中流矢死脫脫之子四人以原

此七字秋濤不能歸全尸遂取其頭涉也兒的石河也兒的石河疑即額爾

據元史補齊斯河也後元太祖庚辰年住夏之也兒的石河則當在西域

非此也蓋同名異地矣又按額爾齊斯下游入俄羅斯境謂之

額濟勒河土爾扈特所居是也以此言之恐即此將原作特秋

也兒的石河矣其地苦寒是以元代多往住夏改奔畏吾兒國先遣別干者使亦都護都護殺之四人至與畏

吾兒大戰於嶺河秋濤按元史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傳作嶺河一作蟾河又按原本此下衍殺字今刪亦

都護先遣其官阿思蘭乾乞孛羅的斤亦難海牙倉赤四人來

告蔑力乞事上曰亦都護果誠心戮力於我以其已有來獻尋

遣安魯不也女答兒班二人復使其國亦都護遣使奉珍寶方

物為貢

庚午五年宋嘉定三年夏上避暑龍庭石州據翁本改避為秋復遣秋濤按仍當作避

征西夏入亭王廟其主失相兒忽出降獻女為好秋濤按本紀載四年已巳

春畏吾兒國來歸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

敗之獲其副元帥高令公刺兀刺海城俘其大傅西壁氏進至

克夷門復敗夏師獲其將寇名令公薄中與府引河水灌之隄

決水外潰遂撤圍遣大傅訛答入中興招諭夏主夏主納女

請和凡此諸事皆載於己巳年而此書載於庚午年未詳孰是

又本紀載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

眾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

州帝見允濟不為禮會金主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

受帝問新君為誰金使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

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

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

絕益嚴兵為備按以上本紀於庚午年詳記太祖與金人開釁

之事而親征記及秘史皆不載殊不可解考耶律楚材湛然居

士集有進庚午元歷表略云歲在庚午天啟宸衷決志南伐辛

未之春云是太祖之有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

及也云云是太祖之有意伐金實始於庚午年親征記未載亦

疎漏也

辛未六年宋嘉定四年春上居怯綠連河時西域哈刺魯部主阿

昔蘭可汗來歸因忽必秋濤按必脫來字那顏見上秋濤按必脫來字

魯兀惕種其主阿祝思闕即投降了來拜見太祖太祖以女子

賜他即此事也恰祝魯兀惕即此恰刺魯阿祝思闕本紀作阿

昔蘭罕即此阿昔蘭可汗亦都護兒秋濤按即前亦都護也以

忽必來亦太祖所任驍將亦都護兒太祖命為第五子故稱為

亦都護兒猶石晉亦來朝奏曰陛下若恩賜臣使遠者悉聞近

之稱兒皇帝矣

者悉見輟袞衣之餘縷摘金帶之星裝誠願在陛下四子之亞

竭其力也上說其言使尚公生仍序第五秋濤按此語未斷攻

亦都兀惕差使臣阿惕乞刺黑等來成吉思處說俺聽得皇帝

秋濤出哨西邊戎秋濤按此即後所云征西前秋上始誓眾南

征秋濤按本紀二月帝自將南伐敗金將定薛於野狐嶺取大

月營拔之是太祖誓眾南征在春而非秋與親征記異克大水

溲又拔烏沙堡及昌桓撫等州女太子术赤二太子察合台三

太子窩闊台太宗也破雲內東勝武宣甯豐靖等州金人懼棄

西京秋濤按金之西又遣哲別率眾取東京哲別知其中堅以

眾墮城即引退五百里金人謂我軍已還不復設備哲別戒軍

中一騎牽一馬一晝夜馳還急原作忽攻大掠之以歸秋濤按

京即今遼陽州也攻是年者別方攻中京未能遽及東京疑紀

載有誤本紀於辛未年載九月居庸關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

抵中都而壬申年載十二月甲申遮別攻東京不拔即引去夜

馳還襲克之與此書年月不合祕史則云者別將居庸關取了

成吉思入關下了營遣軍馬攻取北平等郡教者別攻取東昌

不克回了六宿卻翻回去每人牽從馬一匹晝夜兼行使金人

不意中間將東昌取了者別取了東昌回來與成吉思相合是

祕史與此書所言本係一事而祕史以為取東昌考東昌在金

時為博州地與中京隔遠辛未年元兵尚未及博州惟癸酉年

太祖度居庸關分兵三道始破博濟濱棣等州是者別之襲取

東昌當係癸酉年事無疑又按祕史蓋係明朝初年所譯故稱

燕京曰北平博州曰東昌斯亦錢竹汀徐星伯諸先生所未論

及也附識之上之將發撫州也金人以招討九斤監軍為奴等秋濤

疑誤奴二字領大軍設備於野狐嶺又以參政胡沙率軍為後繼契

丹軍帥謀謂九斤曰聞彼新破撫州以所獲物分賜軍中馬牧

於野出不虞之際宜速騎以掩之也九斤曰此危道也不若馬

步俱進為計萬全上聞金馬至進拒攏兒嘴九斤命麾下明安

曰汝嘗使北方素識太祖皇帝秋濤按九斤之言不當稱太祖

之辭猶左傳石碣言陳桓公有寵於王也其往臨陣問以舉兵之由金國何怨於君

而有此舉若不然即詬之明安來如所教俄策馬來降上命麾

下縛之俟吾戰畢問之也遂與九斤戰大敗之其人馬蹂躪死者不可勝計因勝彼復破胡沙軍於會合堡金人精銳盡沒於此上歸語明安曰我與汝無隙何對眾相辱對曰臣素有歸志恐其難見故因如所教不爾何由瞻望天顏上善其言命釋之

王申七年宋嘉定五年金衛紹王崇慶元年秋濤按本紀以帝破昌桓撫等州及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戰敗於

征兒嘴二事皆繫於是年而親破宣德府至德興府秋濤按金直隸宣化府是德興府今直隸保安州是

府今直隸保安州是失利引卻四太子也可那顏赤渠駙馬率

兵盡克德興境內諸堡而還後金人復收之

癸酉八年宋嘉定六年金衛紹王至甯元年九月以後宣宗貞祐元年秋上復破之遂進軍至

懷來金此字原闕今補帥高琪將兵與戰我軍勝追至古北口大敗之

死者不可勝計時金人塹山築寨原作帥秋濤校改悉力為備上留怯

台薄察等頓軍拒守遂將原缺此字石州據翁本增別眾西行由原缺此字石州據翁

增紫荊口出金主聞之遣大將奧敦石州日本將兵拒隘勿使

及平地比其至我眾度關矣乃命哲別率眾攻居庸南口出其

不備破之進兵至北口與怯台薄察軍合既而又遣諸部精兵

五千騎會怯台哈台二將原作固秋濤校改守中都上自率兵攻涿

易二州即日拔之乃分軍為三道夫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為右

軍循太行而南破保州中山邢洛原作洛秋濤校改磁相輝衛懷孟等

州原行棄其定威州境今井經縣抵黃河濤校補大掠而還

秋濤按本紀云是秋分兵三道命皇子木赤察合台窩闊台為

右軍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肅安定邢洛磁相衛輝懷孟掠澤

潞遼沁平陽太原吉陽拔汾石嵐忻代武等州而還計本紀有

而此書闕者為遂州安肅州澤州遼州沁州吉州隰州汾州石州嵐州忻州代州武州及

太原平陽二府其定州即中山府也

石州日翁本作薄利為左軍沿東海破洙秋濤按金無洙沂

等城而還秋濤按本紀云皇弟哈撒兒及斡陳那顏拙赤等據

沂州本紀列於中道軍所取之內未詳款是上與四太子馭諸

部軍由中道遂破灤秋濤按當作深蓋上灤字既譌漢

東無漢州字當作莫蓋河開秋濤按此下舊有開清今青

獻今獻濟南濱棣益都秋濤按益都開等城皇子瘋雷為中軍取

雄霸莫安河開滄景獻秋濤按益都開等城皇子瘋雷為中軍取

隸益都淄濰登萊沂等郡計本紀有而此書闕者為雄州霸州

州萊州沂州凡十六州其安州與右軍所取復出未詳其說又

本紀云是歲河北郡縣盡拔惟中都通順真定清沃大名東平

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是清州未陷而此書云中軍破清滄與

史文棄東平大名不攻秋濤按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故元兵所

不合十四郡皆破亦此類也東平大名二郡金人餘皆望風而拔下

有鎮帥守之蓋其人尚能守禦故避而不攻

令北還又遣木華黎回攻密州拔之上至中都亦來合

甲戌九年宋嘉定七年上駐營於中都北壬甸秋濤按本紀云金

丞相高琪與其主謀曰聞彼人馬瘦病乘此決戰可乎丞相完

顏福興曰不可我軍身在都城家屬多居諸原作都秋路其心

向背未可知戰敗必散苟勝亦思妻子而去祖宗社稷安危在

此舉矣當熟思之今莫若遣使議和待彼主原作吉秋還軍更

為之計如何金主然之遣使求和因獻衛紹王公主令福興來

送上至野麻池而還夏四月石州日紀金主南遷原作還秋汴

梁留其太子守中都以丞相完顏福興左相秦忠秋濤按史作

忠為輔金主行距涿契丹軍在後至良鄉金主疑之欲奪其原

給鎧馬還營契丹眾驚遂殺主帥素温而叛去推斫原作聽秋

改翁本 答比涉兒札刺兒為帥而還中都福興聞變軍阻盧溝

使勿得渡砍答遣裨將塔塔兒帥輕騎千人潛渡水復背擊守

橋眾大破之盡奪衣甲器械牧馬之近橋者由是契丹軍勢漸

振先是耶律留哥以中國多故據有東京咸平等郡自稱遼王

砍答比失兒等遣使詣上行營納款又求好於遼王時遼王亦

來降上命為元原作瓦秋師令居廣寧府金主之南遷也以招

討也奴為咸平等路宣撫復移治於忽必阿蘭至是亦以眾來

降仍遣子鐵哥入質既而復叛自稱東夏王五月秋濤按紀金

太子原脫此字留福興秦忠等守中都亦走汴梁上以契丹眾

將來歸遂命散只兀兒木合拔都領契丹先鋒將明安太保兄

弟等為鄉導引我軍合之至則與斫答等併力圍中都秋濤按

下尚有三百餘字乃乙亥辛巳年事錯簡在此今校正

乙亥十年宋嘉定八年金貞祐三年秋濤按自乙亥金右副元

帥七斤以通州降原作道州石木華黎攻北京秋濤按金北京

府建昌縣地也是時向為金守可見金人自熱河以東至遼陽

尚育地數千里乃甲戌年遷以一敗之故南遷於汴金之失計

矣甚金元帥寅花磨等秋濤按紀作烏以城降金御史中丞李英

帥師援中都戰於霸州敗之以上乙亥金主以檢點慶壽元帥

李英原作季英秋濤按金史運糧分道還救中都原作東都齋

糧人三斗英自負以勵眾慶壽至涿州旋風寨李原作季秋英

至霸州青戈皆為我軍所獲既絕其糧中都人自相食福興自

毒死秦忠亦委城走明保太保入據之遣使獻捷上時駐桓州

原作桓丹秋遂命忽都忽那顏與雍古兒寶光赤阿兒海哈撒

兒三人檢視中都帑藏時金留守哈答國和等奉金幣為拜見之禮雍古兒哈撒兒受之疑脫阿兒海三字獨忽都忽拒不受

將哈答及原缺此字今補其物北來上問忽都忽曰哈答等嘗與你物

乎對曰有之未敢受之上問其故對曰臣嘗與哈答言未陷城

時寸帛尺縷皆金主之物今既城陷悉我君物矣汝又安得竊

我君物為私惠原作和意乎上甚嘉之原作佳秋以為知大體

而重責雍古兒阿兒海哈撒兒等秋濤按自金主以檢點至此皆本皆在甲戌年事此錄則兩

下今按中都之陷大事也金史元史皆作乙亥年事此錄則兩載於甲乙二年此云中都人自相食福與自毒死秦忠亦委城

走明安太保入守之按上亥年云完顏福與仰藥死抹撻盡忠棄

中都皆作秦忠與此條合而紀事亦此條較詳蓋此條乃錄之

原文錯簡入甲戌年後人因其與史不合復於乙亥年內肌增

三語故致一事而複見兩年耳今定此條時金通州元帥七斤

入乙亥年其複出之三語則刪去不錄云

率眾來降原作也斤秋濤按也斤仍當作七斤此句亦與上覆

出然此語乃起下之辭惟帳復張鏐柄眾哥也思元帥據守信

安不下秋濤按此十八字上駐軍魚兒梁命原作合秋三合拔

都秋濤按史作帥蒙古軍萬騎由西夏抵京兆出潼關破嵩汝

等郡直趨汴梁至杏花營大掠河南回至陝州適河冰原作兵

改合遂渡而北秋濤按自時金通州元帥以下至此舊本在辛

移於此又案元人於乙亥丙子兩年俱遣將由西夏入關中攻

潼關乙亥則攻潼關不下由嵩山小路趨汴京即此年事丙子

則攻破潼關金人旋復取之乙亥年事金宣宗紀元太祖紀俱

不載而見於諸列傳中丙子年事則二紀咸載之此書復無丙

子年事蓋互有詳略惟乙亥年人尚未得潼關而此詔史天

云出潼關蓋由嵩山小路繞出潼關之外故云然也

倪南征取平州木華黎遣大進道石州日本紀等攻廣寧府降

之是秋取城邑凡八百六十有二秋濤按以上金元帥那答忽

監軍斜烈以北京來降秋濤按北京字恐有誤上遣脫脫樂闐兒必帥蒙

古契丹漢軍南征秋濤按史張鯨總十提控兵從奪忽蘭撒里必南伐所謂漢軍指此奪忽蘭撒里必即脫

脫樂闐兒必也所謂契丹則若耶律留哥之屬降真定破大名至東平阻水不克大掠

而還金人復取之秋濤按自金元帥那答忽至復取之舊本誤入辛巳年下據諸史年月考正

丙子十一年宋嘉定九年錦州帥張鯨以錦廣寧等郡來降俄而

復叛自號遼西王政元大漢上命木華黎以左軍討平之秋濤按張

鯨之誅紀作乙亥年與此異史載木華黎此年所討乃張鯨之弟張致也

丁丑十二年宋嘉定十年上遣大將速不台拔原作援秋濤校改都以

鐵裹車輪征篋兒乞部與先遣征西前鋒脫忽察兒三千騎合

秋濤按脫忽察兒率騎三千出哨西邊戎事見辛未年彼三千字譌作二十今正之至斡河遇其長大戰

盡滅篋兒乞還秋濤按速不台傳載征篋兒乞事在丙子是歲年及己卯冬盡降其眾此書蓋終言之

吐麻部主秋濤按紀云是歲禿滿部叛蓋禿滿即吐麻也此吐麻部主下語有譌脫原文此下即接征西域事按太祖之征西域始於己卯至乙酉春歸國自出師凡七年此年不

得有西征事又此條既云是歲則當繫於歲末不當以有時月之事反繫於後其為錯簡甚明今考本紀取此下避暑入魯灣

川及候入刺那顏等事移於癸未年其癸未年所載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云云則又此年之文誤入於彼者今俱考正又按

秘史云命孛羅忽勒征豁里禿馬楊種禿馬即吐麻也其官人歹都禿勒即都刺也此謂之都刺莎合

兒者北方語或繁或略譯語偶異也都刺莎合兒既附而叛

秋濤按都刺莎合兒當是吐麻部主之名說詳上上命博羅渾那顏都魯伯二將討平

之博羅渾那顏卒於彼秋濤按自都刺至此舊本誤入癸未年

卽卷首所稱良將四人之與都魯伯為第二人元史博羅渾那顏博爾忽傳云博爾忽許兀慎氏事太祖為第一千戶於敵史

文紀其事如此略之甚也畢秋賦謂博羅渾官止千戶無他戰功蓋僅據元史而不知考於他書者今考征禿滿部元史作命

鉢魯完朶魯伯討平之鉢魯完卽博羅渾因譯語稍異宋王諸公不能辨遂與博爾忽誤分為二朶魯伯卽都爾伯也諸書或

改作布琳都爾伯則合二人為一人是誤而又誤矣考得此條數書皆可是正為之抃快者累日

戊寅十三年宋嘉定十一年金興定二年封木華黎為國王總率王孤原作孤秋濤校改

部萬騎火朱勒部千騎兀魯部秋濤按史作兀魯兀四千騎忙兀部將木

哥漢札千騎引赤刺部安赤那顏三千騎亦乞刺部李徒駙馬

二千騎秋濤按李徒即李秃史有傳說見前札刺兒部及帶孫等二千騎同北京

諸部烏葉兒元帥秋濤按烏原作烏今改烏葉兒即吾也而元史有傳秃花元帥所將漢

兵及北刺兒所將契丹兵南伐金國秋濤按封木華黎為國王紀及本傳俱在丁丑年八月此係於戊寅或因戊寅年大舉南伐故總記於此數姑因之以備攷又案本傳稱宏吉刺亦乞刺思兀魯兀忙兀等十軍及吾也而契丹蕃漢等軍考此錄載宏吉刺等止七軍則本傳十乃七之誤別遣大將哲別攻曲出律

可汗至撒里桓地克之先吐麻部叛上遣徵兵乞兒乞兒部不

從亦叛去遂命先大太子往討之以不花為前鋒秋濤按祕史免兒年成吉

思命拙赤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哈引路不追乞兒

思命拙赤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哈引路不

思命拙赤引右手軍去征林木中百姓令不哈引路不

思至亦馬兒河而還大太子領兵涉謙河水順下招降秋濤按原本此

下有之困二字克兒為思憾哈思帖良兀克失的迷火因亦而

干諸部秋濤按此事元史不載大太子即木赤也史不言其戰功得此可補其闕克兒為思當即乞兒吉思部憾哈思

帖良當即撼合納部二部皆在謙河之南撼合納地即謙河所

從出之源也兀克失當即烏斯地在謙河北城合納之西自和

林北行三千里為阿只里海子又行五百里至謙州益蘭州謙

州即以謙河為名也此二部地皆在今俄羅斯國東境與北冰

海相近

己卯十四年宋嘉定十三年金興定三年上總兵征西域秋濤按祕史太祖征回國為其殺使臣兀惣納

西域殺使者帝帥師親征

庚辰十五年宋嘉定十四年上至也兒的石河住夏元史本紀春三月帝克蒲華城

夏五月克尋思干城駐蹕也兒的石河祕史作額兒的石河秋

秘史作搜回
亦兒河之濱
林木中百姓也

蓋初更月己食矣考邱長春西游記云西南至尋思干城萬里
 外回紇國最佳處契丹都焉歷七帝又云辛巳十一月十八日
 過大河至邪米思干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回紇帥
 皆來迎因尉車焉俟來春朝見由東北門入其城因溝岸為之
 秋夏常無雨國人疏二河入城分遠巷陌比屋得用方筭端氏
 之未敗也城中常十萬餘戶國破以來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
 多同紇人城中有岡高十餘丈等端之新宮據焉又見孔雀大
 象皆東南數千里印度國物程延尉同文曰此大河應指城東
 之河北流入那林河者邪米思干亦曰尋思干尋即邪米之合
 音耶律晉卿又謂之尋思度譯曰尋思肥也虔城也今謂之賽
 瑪爾罕自北庭至此大率西行過此則大率南行最
 為西征扼要之地故於此宿兵而以耶律晉卿駐焉 秋進兵所
 過城皆克至幹 秋濤按本 脫羅兒城上留二太子三太子攻守
 尋克之 秋濤按元史布智兒傳從征回回幹羅思等國每臨陣
 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
 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幹羅思蓋即幹脫羅兒也
 辛巳 十六年宋嘉定十年 上與四太子進攻卜哈兒薛迷思干 秋
 按迷原作述今 據元史本紀改 等城皆克之大太子又攻克養吉干八兒真 秋
 按真字據 本紀補 等城是夏上駐軍於西域速望壇 原注西域可汗之
 速里 避暑之地命忽相那顏為前鋒秋分遣大太子二太子三

太子率右軍攻玉 原作王誤今 龍傑赤 秋濤按即今回疆
 也哈答 秋濤按疑亦城名此下尚有因其見孫榮山而 之城 秋
 按當與上攻玉龍傑 以軍 秋濤按原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既集
 赤之文合為一句 秋濤按原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既集

可聽三太子節制也 秋濤按原 集奏聞上有旨曰軍既集

河至兀龍格赤城下營命拖雷住亦魯等城下營拙赤等至兀
 龍格赤下營了差人來說如今掩三人內聽誰調遣太祖教聽
 幹歌方調遣即此事也幹歌方稱三太子即太宗也太祖此時
 已定以太宗為嗣故令大太子二太子皆聽其節制此錄語意
 未晰賴秘史言之較詳耳又按程春廬廷尉以為阿梅河即阿

母河故不知兀龍格赤所在今按和闐之水亦名阿里木河當
 即此阿梅河蓋西域地亦互相割據疑此時和闐尚屬算端故
 特遣拙赤等攻之耳若他處之阿里河阿木河阿母河暗木河
 則是漢書所云媯水與此阿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

梅河不同程氏未詳考也 於是上進兵過鐵門關四太子攻

交五十七見正錄

也里泥沙兀兒等處城上親克迭兒密城又破班勒紇城圍守

哈里寒秋濤按原缺寒字今依本紀增寨冬四太子又克馬魯察葉可馬盧昔

刺思秋濤按監本元史本紀作馬魯昔刺思等城復進兵秋濤按自之城至此舊本皆在甲戌年末今按

甲戌年無征西域事考元史本紀辛巳夏駐蹕鐵門關秋帝攻

班勒紇等城冬皇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悉

與此合則此為辛巳年事鐸簡在前無疑今考正移於此又案

此書言上駐軍於速望壇避暑之地而紀言夏駐蹕鐵門關蓋

作史者見下文有進兵過鐵門關語故隱括其詞而不知非一

地也西遊記云壬午三月下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傳旨云真人

來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勞至矣今朕已回亟欲問道無倦

迎我仍勅萬戶播魯以甲士千人衛過鐵門三月十有五日啟

行四日過碣石城過鐵門東南度山山勢高大亂石縱橫眾軍

挽車兩日方至前山沿流南行軍即北入大山破賊五日至小

河亦船渡七日舟濟大河即阿里沒輦也程廷尉同文曰碣石

地理志作柯傷明史外國傳作渴石云南有大山屹立出峽口

有石門色如鐵即記所謂鐵門也新唐書吐火羅有鐵門山大

唐西域記曰出鐵門至觀貨邏國其地東扼葱嶺西接波斯

南抵大雪山北據鐵門過雪山為濫波國即在北印度境于時

追筭端南踰雪山故謂之印度太祖旋師後復遣將追至忻都

窮及申河筭端死乃還則在印度國中矣阿里鮮所言正月十

三日自邪米思干初發三日東南過鐵門又五日過大河二月

初吉東南過大雪山南行三日至行宮蓋阿里鮮先赴行在正

太祖追筭端至印度時故踰雪山後又三日乃達長春於四月

五日達行在則已回至雪山避暑故長春過鐵門後行十二日

抵雪山而止所渡之阿母河元史見他處者亦作語木河亦作

阿木河元祕史作阿梅河即佛書之縛芻河也其水今西北流

人騰吉斯海秋濤按程春廬先生考鐵門所在至為詳核惟祕

史之阿梅河鄙見與徽外之阿母河異地別有考辨茲不具錄

壬午十七年宋嘉定十五年春又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秋濤按

者四太子克之也紀云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正與今所移改吻合上以暑氣方隆遣使招

四太子速還因經木刺夷國大掠之渡撈撈關河克野里等城

秋濤按元上方攻塔里寒秋濤按原缺此字今據元史補寨朝覲畢并兵攻之

三太子克玉原作王秋龍傑赤城大太子還營所寨破後二太

子三太子始原闕此字石州據翁本增歸朝覲朝原諺作相是

姑字秋濤按姑當作始

夏避暑於塔里寒寨高原時西域速里石州曰壇札闌丁按丁

後作木當以丁為正史文作丁改作鼎祕史作回同遁去遂命

哲別為前鋒秋濤按哲別傳作只別追之再遣速不台拔都為繼又遣脫

秋濤按原本此忽察兒殿其後哲別至蔑里可汗城不犯而過

速不台拔都亦如之脫忽察兒至與其外軍戰蔑里可汗懼棄

城走忽都忽那顏聞之率秋濤按原兵進襲時蔑里可汗與札

蘭丁合就戰我不利遂遣使以聞上自塔里寒寨率精銳親擊

之追及辛自速河獲蔑里可汗屠其眾札蘭丁原作木秋濤校改脫身

入河泳水而遁秋濤按類編云夏西域主札闌丁出奔與滅遂

遣八刺那顏將兵急追之不獲因大擄忻都秋濤按舊作人民

之半而還秋濤按辛自速河祕史日申河疑即印度河發源後

而南行北印度諸水

會之至信地入海

癸未十八年宋嘉定十年春上兵循辛自速河而北秋濤按舊作

北字命三太子循河而南南字今補秋濤按吾也而傳十八年

而馬五匹甲一事案十八十九兩年太祖方征西域此河西當

是西域地疑即辛自速河之西蓋太祖率兵循此河而北正軍

河之西也以此證而止字即北字之誤止既為北之誤則下

句脫南字明矣又按舊本此不有都刺莎合兒等語今考定移

入丁丑年其丁丑年有上避暑入魯灣川及候人刺那帶秋濤

顏之語考之本紀正此年事錯簡互譌今改正如左帶秋濤

下當有至不昔思丹城欲攻之遣使來稟命上曰隆暑將及宜

別遣將攻之夏上避暑於八魯灣川候八刺那顏因討近敵悉

平之八刺那顏軍至遂行至可溫寨三太子亦至時上既定西

域置達魯花赤於各城監治之秋濤按自帶字至此舊本誤入

紀載避暑入魯灣川及置達魯

花赤事均在此年爰據移正

甲申 十九年宋嘉定十七年旋師住冬原作各秋避暑且止且行講校改

乙酉 二十年宋理宗寶慶二年春上歸國自出師西域二字秋至此講校增

編所引增凡七年是夏避暑秋秋講按秘史云雞兒年秋回復至无刺河黑林的舊營內

總兵征西夏

丙戌 二十一年宋寶慶三年春至西夏一歲閒盡克其城時上年六

十五 原缺此字秋講按癸亥年稱土春秋四十二紀云丁亥矣崩壽六十六則此上年六十句內必脫五字也今增

丁亥 二十二年宋寶慶四年滅其國以還秋講按此句太祖聖武皇

帝昇遐之後太宗皇帝即大位以前太上皇帝時為太子錢辛

生日此書載烈祖神元皇帝太祖聖武皇帝諡攷元史烈祖太

祖諡皆在世祖至元三年則至元以後所撰故於睿宗有太上

皇之稱然紀太宗事而加大上之稱於其弟所謂名不正而言

不順矣秋講按太祖以丁亥崩至己丑太宗始登極太祖紀云

戊子年皇子拖雷監國太宗紀云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

元年己丑夏至忽魯班雪不只之地皇弟拖雷來見秋八月己

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怯綠連河曲雕阿蘭之地以太祖遺詔即

皇帝位睿宗傳云諱拖雷太祖第四子方太祖崩時太宗留霍

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云云合紀傳所載觀之則

此條當云太祖昇遐之後太宗即大位以前皇子拖雷監國則

事理明顯今乃云太上皇帝時為太子實為不詞其意蓋以監

國為太子之事然豈可竟指為太子乎厥後武宗立弟仁宗為

太子明宗立弟武宗為太子名不正而言不順皆此等

紀載有以啟之也以辛楣先生來論及此故詳言之

戊子 宋理宗紹定元年避暑於輪思罕秋講按此所言避暑不知

居士集云戊子馳傳來京人問異域事慮煩應對金主遣使來

遂著西游錄按耶律晉卿西游錄今不傳可惜也

朝太宗皇帝與太上皇共議擗力蠻復征西域秋太宗皇帝自

虎八秋講按史會於先太祖皇帝之太宮

已丑 太宗元年宋紹定八月二十四日諸王駙馬百官大會怯

綠連河曲雕阿蘭共冊太宗皇帝登極太宗遂議征收金國助

貧乏置倉戍劫驛站劫原作瓶命河北先附漢民賦調命兀都

原作相秋濤按此書相皆當作都兀相撒罕即耶律文正楚材賜名也元史作吾圖撒合里此作都則與圖音近相則遠矣錢竹汀先生尚未

悟此字之誤也撒罕主之西域賦調命牙魯瓦赤主之本紀云麻合沒的滑是年西域伊思八刺納城主遣使來降又西域之刺西迷主之

西忻都原作折相及不刺夷國主躬來朝會秋濤按本紀印度來朝印度即忻都也不刺夷當從本紀作木刺夷為是此書載

庚寅二年宋紹定三年金正七年春遣將攻守京兆金主以步騎五萬來援

敗還其城尋拔秋七月上與太上皇親征金國發自闕郡隰過

川山宮山鐵門關平陽南下渡河攻鳳翔秋濤按疑有脫誤

辛卯三年宋紹定四年金正八年春二月遂克鳳翔又克洛陽河中數處城

邑而還避暑於宮山秋濤按宮山當作官山紀作九十九泉當是一地考元一統志官山在廢豐州東北

一百五十里上有九十九泉流為黑河即其地也在今歸化城境內北魏太祖紀天賜三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即此然水經灑水注又謂沮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山上有道武皇帝廟沮陽故城在今宣化府懷來縣南即水經注所稱乃滄水上源也疑北魏有兩九十九泉北俗人山避暑皆選名勝不嫌兩地泉源皆登臨之也若元祖所幸則為歸化城

會諸王百官分三道征收金國期於來年正月

畢集南京是年秋八月十四日至西京秋濤按西京仍金舊名本紀云幸雲中是也

執事之人各執名位兀都原作相秋濤校改撒罕中書令帖重合山右

丞相鎮海左丞相石州日紀作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秋濤按鎮海傳亦作右丞相自此使遣撒哈塔秋濤按紀作撒禮塔火兒赤征收高麗克四十

餘城還冬十月初三日上攻河中府十二月初八日克之時有

西夏人速哥者來告黃河有白坡可渡從其言

壬辰四年宋紹定五年金正九年春正月初六日大兵畢渡及獲漢船七百

餘艘太上皇遣將貴由來報集軍兵等已渡漢江上亦遣使於
太上皇自汝等與敵戰翁本敵下有日久可來合戰上於正月

十三日至鄭州守城馬提控者以城降秋濤按本紀太上皇既

渡漢水有金大將哈答秋濤按金史元麾下欽察者逃來告哈

答伏兵於鄧西隘截等候太上皇是夜會兵明燭而進哈答移

刺聞知入鄧以避其鋒太上皇正月十五日至鈞州雪作上遣

大王口温不花國王答思將軍兵至十六日雪又大作是日與

哈答移刺合戰於三峰山大敗之遂擒移刺十七日上行視戰

所嘉之原作佳秋二十一日克鈞州哈答匿於地穴亦擒之又

克昌州鄴州嵩州曹州陝州洛陽濬州武州易州鄧州應州壽

州遂州禁州等來降秋濤按本紀云遂下商號嵩汝陝洛許鄭

南無昌鄴易應遂禁等州疑昌鄴即商號之音譌應即三月上

至南京令忽都忽攻之上與太上皇北渡河避暑於官山秋濤

云夏四月出居速不歹拔都秋濤按原惑水歹火兒赤貴由拔

都塔等兒等適遇金遣荆王守仁之子曹王入質我軍遂退留

速不台拔都以兵三萬守鎮河南秋七月上遣唐慶使金促降

因被殺之八月金文參政完顏忠烈石州日記恆山公武仙將

兵二十萬會於南京至鄭州西合戰是年高麗王復叛再命撒

兒答火兒赤原作大兒亦征收九月南京城中倉廩俱竭金主

帥兵六萬北渡河欲復東平新衛二城我軍逐北潰散向千餘

人逐北原作遂北石州疑有復渡河南

癸巳五年宋紹定六春正月二十三日金主出南京入歸德金

人崔立遂殺南京留守參政二人開門詣速不台拔都降四月

速不台拔都至青城崔立又將金主母后太子二人暨諸族人

來獻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出歸德府入蔡州原作入蔡無州塔

察兒火兒赤統大軍圍守是月十日遣人入城催降勿應四面

築城攻之八月別遣按脫等抄籍漢民七十三萬有奇十一月

南宋遣太尉孟珙等領兵五萬運糧三十萬石至蔡來助分兵

南面攻之金人舉沂萊海維原缺此字石州據翁本增等州來

降
甲午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是歲金亡春正月十日正字原缺秋塔察兒火兒

赤急攻蔡城危逼金主傳位於族人承麟遂縊焚而死我軍入

蔡獲承麟殺之金主遺體南人爭取而逃平金之事如此是年

五月於答蘭答八思始建行宮大會諸王百官宣布憲章羣臣

奏曰南宋雖稱和好反殺我使原作死注日音使秋濤按死當

明錯誤而後人不能是正亦足證侵犯我邊奉揚天命往往其

辜又遣忽都原作相秋濤校忽主治漢民別遣塔海紺亨征蜀

乙未七年宋端建和林城宮殿秋濤按本紀云春城和林作萬

行宮上梁文繫於乙未夏遣曲出忽相都籍到漢民一百二十

萬有奇遂分賜諸王城邑各有差秋濤按忽相都據耶律楚材

皇子曲出胡土虎伐宋不言籍漢民事丙申夏六月復括中州

戶口得續戶一百一十餘萬秋七月詔以真定民戶奉太后湯

沐中原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

丙申八年宋端入慶和林城宮秋濤按本紀丙申春正月諸王

冬十二月赤曲秋濤按疑闊端原作關端秋等克西川

丁酉 九年宋理宗

夏四月築掃鄰城

秋濤按本紀夏四月築掃鄰城作迦堅茶殿元史

類編云在和林

秋八月訪漢儒選擢除本貫職位

八月命木虎

乃劉中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此書於他政務不盡載獨紀此者記太宗崇儒所以肇世祖之興也

戊戌 十年宋嘉

夏築禿思兒城

秋濤按本紀云築圖蘇湖城作

元史類編云去

和林三十餘里

已亥 十一年宋

春正月命暗都刺蠻

石州日元史太宗

主漢民

庚子 十二年宋

秋濤按先是漢民財賦皆耶律楚材晉卿主之今以命暗

財賦都刺蠻者蓋太宗晚年感於言利之臣晉卿漸見疎外故

也元史類編曰初楚材定課額歲止五十萬兩及河南降戶口

滋息增至一百餘萬至是回鶻人奧都刺合蠻請以二百二十

萬兩撲買之楚材極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汝欲搏鬪邪又欲為百姓哭邪姑試行之楚材不能奪歎曰民之困窮將

自此始矣

辛丑 十三年宋理

春高麗王遣子弟入貢冬十月命牙老瓦赤

主管漢民公事

秋濤按主管原作王營不可解元史太宗紀作

今依本紀補之已丑年云河北先附漢民賦調命兀都撒罕主

之西域賦調命牙魯瓦赤主之當即此牙老瓦赤也一作牙刺

傳云歲辛丑牙老瓦赤行省事於燕京主管漢民公事又按姚樞

行省郎中牙老瓦赤惟事負賂以樞為幕長分致之樞拒絕因

辭職去攜家之輝州蘇門山讀書鳴琴若將終身世祖為太弟

時遣趙壁召之至待以客禮邵戒山曰姚牧菴集載姚樞神道

碑云上遣趙壁驛至彰德壁恐樞避去獨至輝以過客兒審其

為樞始致見微意樞恐使者誤徵不敢應壁日君十一月初七

非棄牙老瓦赤隱此者平日然乃借往彰德受命

日秋濤按此地名月惑哥忽聞獵五日還至鉞鐵鐸胡蘭山今

改作烏特古呼闌即此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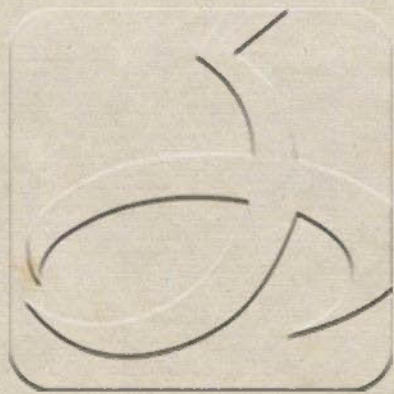
病次日崩庚寅與都刺合蠻進酒

方輿紀要云地在和東北

歡飲極夜乃罷辛卯遲明崩於行殿詳譯史記進酒一事蓋以

太宗疎耶律晉卿而專信西域言利之臣如奧都刺合蠻於庚

寅進酒而辛卯帝即暴崩深有可疑故詳著之惜此書闕脫無
可證其端末也元史類編但云進酒歡飲而刪奧都刺合蠻之
名則失史氏別嫌明微之指矣以此書與本紀月日相證知初
七日為庚寅是月朔當為甲申而錢氏伺四史朔閏考未載可
補其壽五十六原本壽下衍在位一十三年原作一十二年
闕至字今刪



70050993

